

閱讀遲子建

蘇北



人與事

我看過遲子建的一篇散文，好像是《作家文摘報》選的，《在溫暖中流逝的美》。「去年愛人因車禍而故去後，我常常責備自己，如果我感悟到我們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陰，我絕對不會在這期間花費兩年去創作《滿洲國》，我會把更多的時光留給他。可惜我沒有『天眼』，不能預知生離中即將發生的這一沉重的劫難……」，「生活中多一些成熟的催化劑。但任何人都情願放棄文學的那種被迫成熟，而去擁抱生活中那實實在在的幸福」，「現在的我不愛照鏡子，鏡子中的我常常是雙眼布滿血絲，面色青黃，我的髮絲乾澀了，眼角悄悄爬上了皺紋。我常常去三拉四，時常找不着要用的東西……」，看了這些淒涼文字後，讓我獨自傷悲。我們又能說出什麼呢？命運啊，你不應該欺負遲子建這樣柔美的女人！

可我還是很快看到遲子建新的作品了（包括她的中篇新作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），我看到了遲子建依然溫情、樸素的文字，而且筆下沉靜。人生的一些大悲傷深深地埋藏在文字的底下。後來我又翻看了買之後並沒有細看的她的日記《我伴我走》，看這些年輕她是怎麼過的。這些日記雖是公開發表的東西，但多少也透露出她的些許信息。於是我有時想啊，遲子建如若不離開北極村，在家鄉當個鄉村女教師，嫁一個當地殷實的人家，丈夫又能幹，又懂得呵護自己的女人。遲子建一定會生活得充實快樂！可我又想啊，上天生下遲子建，也許就是命運女神安排她為人類的文學事業做貢獻的，上蒼賜給了她靈氣、才華和容貌，天降大任，她無法逃脫了，只有服從命運女神的安排。

遲子建近年出版的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，真是讓我欣喜。那裡面的十九篇「簡樸生活回憶錄」，篇篇讓人心動。其實在收集在書中之前，我幾乎都在《文匯報》上看過，有好多我都剪了下來。《五石山》、《下收土豆的人》、《牧煙中的往事》、《「亞巴與春天」》、《農具的眼睛》、《探山的人們》……每一篇都是可以入中學生課本的。「如果是夏天，如果火燒雲又把西邊的天映紅了的話，我們喜歡將飯桌放置在院落裡吃晚飯。當然，這時候必不可少的，是龍蚊煙……」（《蚊煙中的往事》），「看一個農民的活計做得是否地道，大小的小木節一個個圓圓的，有黑色的，也有褐色的，好像農具長了眼晴似的……」（《農具的眼睛》），「山在我眼中就是一個大的果品店。你想啊，春天的時候，你最早能從那裡吃到碧藍甘甜的羊奶子，接着……」（《探山的人們》），之後又談到山中繁多的野菜、淙淙的泉水，各色藥材……，又覺得大山不僅是個大的果品店，還是一個「蔬菜鋪子」「飲品店」和「中藥鋪子」！遲子建的想像力是非凡，而她又平靜的。讀她的文字，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，就像是聽一個女孩給你講她生活過的山裡小鎮的見聞和經歷，語氣啊，節奏啊，都特別好。她的敘述舒緩，平和，克制，卻又時不時閃現出智慧的光輝。你有時手中沒筆，心中便癢癢的，恨那些精彩的句子從眼前滑過。遲子建從不一驚一乍。她不需要弄鬼作怪。她只是平靜的敘述，舒緩的調子，安靜的口氣，把你帶入她的故鄉，她的童年，她的聖潔的文學的世界……

噢，還有一件事順便提一下。是一九九七年的某一天吧，我和朋友龍冬喝多了酒，孤獨無聊，不知誰提出來的給遲子建撥個電話，於是便掏出我磚頭似的大哥大（真是大哥大的那種），在龍冬家附近建國門的東北首的那條胡同的牆邊，兩個人與電話話那頭的遠在哈爾濱的遲子建說了一通胡言亂語。也許遲子建早已忘記了這件事。可我卻感到很是慚愧。我想如若遲子建還記得，也會給予諒解。因為我們並無惡意。就像一個頑皮的男孩，在他喜歡的女孩的身後扔石子，那是他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愛呀！

我寫了這麼多，其實我只是想說，遲子建，你並不孤單，除愛着你的那些文友、同事、朋友之外，還有這麼多讀者深深的愛着你。你應該感到你很富有。有許多人在很遠的地方默默地注視着，為你祝福，祈禱。你擁有許多你並不知曉的愛。

（下）

一江春水

湯 敏



天南地北

在中國的江河譜系中，富春江不算長。但是，在它一百零五公里的流長上，卻處處散落著「山清水碧畫不如」的絕世風景、「秦時風物晉山川」的歷史遺跡。

富春江與分水江合流之處，有峰兀立，如青螺出水，翠玉浮萍，便是桐君山。相傳此山原多桐樹。四千多年前，有一老者結廬桐樹下，採藥山中，為人造病。人問其名，手指桐樹，笑而不言。村人只好喚他做桐君。這位蹤跡渺然的無名老者據說留下了一部《桐君採藥錄》，被後世推崇為中醫藥學的始祖。

東漢時，一個在古代中國大概最大名氣的隱士來到富春江畔耕作垂釣，他就是東漢皇帝劉秀的同窗好友嚴光嚴子陵。劉秀龍潛之時，兩人甚是相投。後來他又助劉秀起兵反對王莽。但是等到劉秀坐上帝位，他先逃到山東，被劉秀召回，又逃到富春江，從此做了一名富春煙波釣徒。嚴子陵釣台在江北岸的富宮山上，高出江面七十米。所以後世不斷有人提出「嶺上投竿殊費解」之類的質疑，有一個文化名家就說：「遙想二千多年前，一個披着蓑衣的老頭子，手持幾十丈長的釣竿，垂着幾十丈長的釣絲，孤零一個人，蹲在這石壁下，等候魚兒上鉤，一動也不動，宛如一個木雕泥塑。這樣一幅景象，無論如何也難免有滑稽之感。」甚至有人說嚴子陵釣魚云云不過是個姿態，說穿了還是沽名釣譽。說這些話的人實在是不解風情。釣台岩壁上篆刻有蘇東坡所題「登雲釣月」，這四字足以解答所有的疑惑和質問。在坡翁的想像中，那嚴陵台上，青煙自來來去，宛若雲縵。台下明淨的江水裡出沒着一彎游魚似的新月。高士持竿孤坐，靜默無言。在這位昔日的天子故交的內心深處，是真的獲得了永久的平靜還是往事並不如煙呢，別人不得而知。總之

，他確實把自己坐成一尊雕像，一尊後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膜拜的精神雕像。相隔整整一千年，那位以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之句被人銘記的北宋名臣范仲淹登上釣魚台，感佩子陵先生「不事王侯」的高尚事跡，修嚴先生祠，並做記，歌曰「雲山蒼蒼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」。斯山斯水，斯人斯風，永世配享。

到了南朝，安吉人吳均在給好友朱元思的信中，用優雅整飭的語言隆重推薦富春江：「風煙俱淨，天山共色。從流飄蕩，任意東西。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，奇山異水，天下獨絕。水皆縹碧，千丈見底。游魚細石，直視無礙。急湍甚箭，猛浪若奔。夾岸高山，皆生寒樹，負勢競上，互相軒轅，爭高直指，千百成峰。泉水激石，泠泠作響；好鳥相鳴，嚶嚶成韻。蟬則千轉不窮，猿則百叫無絕。鸛飛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經綸世務者，窺谷忘反。橫柯上蔽，在晝猶昏；疏條交映，有時見日。」如珠如玉，含英咀華，從而成為山水小品中的傳世名篇，與富春山水並臻雙美。

富春江最美的一段正在桐廬富陽之間。七里瀧水深江闊，亂石激湍，兩岸群峰並峙，古木森森。東風一起，千帆競發。時見瀑垂白壁，樹掛藤蘿。或窪壑曲藏水村，或山村隱隱巔崖。子陵釣台最宜登高而望，江流一線，玉帶宛轉，隔江青山數點，微痕一抹。桐君山依依一水，西岸是桐廬縣市的人家煙樹，南面對江是唐朝詩人方幹故里白雲村。白雲村坐落的鸕茲灣，是個掩映如畫，處處潺湲的所在。另有大奇山、鶴山、鶴嶺、中沙、瓜洲等名勝，無不秀姿天成，翠微杳靄。

因風光，因高士，因奇文，富春江上，舟船川流不息。尋流而來的，有失意的文人，有貶謫的官員，有亡國的義士，有皓首的畫家。李白來過，以「長揖萬乘君，還歸富春山。清風灑六合，邈然不可攀」的詩句與嚴子陵神交。范仲淹來過，寫下洋

洋灑灑的《瀟灑桐廬郡十絕》，用整整十首五言詩來抒發自己在桐廬秀美風光中的灑脫性情。比如第一首：「瀟灑桐廬郡，烏龍山霧中。使君無一事，心共白雲空。」蘇軾來過，留下一首《行香子》詞，詞尾那兩句「君臣一夢，今古虛名。但遠山長，雲山亂，曉山青」讓人窺見他惆悵的心情。南宋末，文天祥抗元被俘，不屈就義，福建人謝翱登釣台西台痛哭江山故人，聲遏行雲，取竹擊石，竹石俱裂，此種心情又與李、范、蘇等人不可同日而語。

「無聲詩與有聲畫，須在桐廬江上尋」，這無聲詩、有聲畫，在富春江另一個著名的隱士黃公望的畫作裡得到了最完美的結合。在漫長的漂泊後，元至正七年，黃公望快八十歲了，「歸富春山居」。從此後長達三四年的時光裡，他無數次沿着富春江漫遊行走，那山那水漸漸融入胸懷，與他合而為一。至正十年，完成《富春山居圖》。或壯闊，或奇崛，或淡遠，或綠水凝煙，或山含秋色，或平林漠漠，一襲長卷娓娓道盡富春兩岸風光。

嚴子陵、黃公望，兩位外鄉人將自己的桑榆晚景託付給富春山水，富春江的兒子郁達夫卻不斷地離開、歸來，終於一去不復返。他是如此深愛自己的家鄉，「家在嚴陵灘下住，秦時風物晉山川。碧桃三月花如錦，來往春江有釣船」就是遊子對故鄉深情的吟唱。他寫《沉淪》、《春風沉醉的晚上》，下筆驚人地坦率、頹喪，被視為是頹廢派的代言人。究其生命的底色，卻是富春江的純淨、自然、隨性。他仰慕嚴子陵的人格，「自慚投筆吏，難上使君台」。他羨慕黃公望的自在，「何能花月春江夜，重過黃公舊酒壚」。他更痛惜「城頭變幻大王旗」的局勢裡家鄉遭難，山水蒙垢，「江山如此無心賞，如此江山忍付人」。但是他終究永遠地離開了他摯愛的家鄉，像英國詩人拜倫一樣，為了別人的土地上能揚起自由的旗幟，將一縷詩魂埋在那異域他鄉。

一江春水向東流，流不盡許多景，許多詩，許多畫，許多情……



印象富春江（網上圖片）

紳士另一面

徐 悅



域外漫筆

英國男人是世界公認的紳士，但紳士的背後，也有着另一面。因為再紳士，也是人，都會有發洩的時候。

一次，我跟英國朋友卡倫一同外出辦事，路上堵車，路道很窄。這樣，我們的車，跟並行的車，幾乎貼到了一起。進，進不了，退也退不了，就只好傻等。這時候，並行車的司機朝著我們粗魯地揮了揮拳頭，我接著就聽到了謾罵的聲音。這在我可是頭一次聽到。因為無論你在何種公共場合，英國人的修養絕對是No.1。你是很不容易聽到謾罵的。當時我想，也許我們碰上了素質不高的英國人了，畢竟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嘛。但令我難以置信的是，卡倫竟然毫不客氣的指着對方叫罵開了，讓我實在有點匪夷所思。我跟卡倫同事五年多了，怎麼回憶，也想不起他什麼時候開罵過。我當時沒有動怒，我有點陰暗心理，就是想看看英國人的罵戰究竟是什麼樣的。就這樣，我做了一個打醬油的。

但，有趣的事，雙方雖然有動作，有語言，但只在車子裡施展，連車窗都不打開，更不用說打開車門下去全武行了。按照常規的邏輯，要罵就罵個痛快，必然是打開車窗爽快的痛罵，不過癮時，就打開車門衝到一起，糾纏不休。可是，一直到堵車結束，各奔前程，雙方都絲毫沒有升級罵戰的跡象。

後來，我跟一個華裔的朋友說出了自己的疑惑。這位朋友說，英國人最紳士，也就最怕出醜。他們把家當成城堡，而車子，就是他們流動的城堡。當有人危及家或者車子時，平時再彬彬有禮的紳士，也會做出粗魯的動作，喊出辱罵的語言。但他們不會走出「城堡」把自己的表現展示給外人。他們只在「城堡」裡發洩，一旦有人在車外、屋外大聲爭吵，互相謾罵，那就成了一個事件，就會被千夫所指，是最沒素質的表現。圍觀的人，會特別的看不起他，自己也就無法抬起紳士的頭。從此他在衆人的心目中道德形象大打折扣，威風掃地。

英國人真的是太重視自己的形象了，即使你如我一般目睹了他們發洩時的一面，但，對他們，你仍會尊崇有加，因為，這才是豐滿的人，有修養，也有憤怒和發洩。

家鄉的梨花

劉 濤



人生在線

每年的初春，都會想起家鄉的萬畝梨園，想起那一樹樹純白如雪的梨花。

我的家鄉在魯西平原，在這片一馬平川的土地上，雖說沒有峰巒疊嶂，沒有壯美河川，沒有波光粼粼，但有了這片梨園，有了滿樹梨花，家鄉便有了一道特別的風景，心中便有了幾多難捨的情懷。

陽春三月，和風融融，細雨霏霏，芳草初生。這時，梨園便會展現一派生機勃勃的情懷，梨花便會展露嬌媚無比的容顏，似少女乍見情郎的嫣然一笑，如新娘初試繡裙的不勝嬌羞，那情那景那姿那味，難以用言語表達。

梨園如風味大餐，素淡清新爽口，讓人唇齒

見面。這幅作品是他八年前七十七歲時寄給我們的註明「不計工拙，只是作紀念」，當然是他的自謙之辭。四年前我們專程去看望他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位儒雅斯文的學者，年逾八旬仍身體健康，痴迷藏書，經常作畫，享受文化人的生活。我們每進書房，看到叔父的書畫，如見到他最感到親切的親友。他們在外交戰線辛勤工作了多少年，退休後才有時間做點自己多年來想做而沒時間做的事。有幾個人繪畫，提高很快，在老年大學的專門老師指導下，經過幾年磨練，有高的很快，達到參展的水平，有的作品還見諸報刊。老黎就是他們中的一位，他是老北京，生長在溫榆河畔，讀過私塾，喜愛詩詞，自詡「溫榆後人」。平日他除揮毫習字外，還以作詩為樂，常為攝影佳作配詩。他送給我的條幅，落款字「家久」，來自古聯「忠厚傳家久，詩書繼世長」，很有幾分古韻。

書畫情

延 靜



文化什錦

盛開在挺拔的枝杈上，讓人好像聞到淡淡的香氣。我們的書房裡懸掛着一幅叔父的作品，畫面上是幾朵盛開的粉色牡丹，題詞是五代徐黃的詩句「龍分夜雨驚龍勢，天與春風發好春」。老伴的叔父在她婚後時就去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，至今在那裡工作、生活六十多年，我們雖無他有通信、電話聯繫，但一直有機會見面。這幅作品是他八年前七十七歲時寄給我們的註明「不計工拙，只是作紀念」，當然是他的自謙之辭。四年前我們專程去看望他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位儒雅斯文的學者，年逾八旬仍身體健康，痴迷藏書，經常作畫，享受文化人的生活。我們每進書房，看到叔父的書畫，如見到他最感到親切的親友。他們在外交戰線辛勤工作了多少年，退休後才有時間做點自己多年來想做而沒時間做的事。有幾個人繪畫，提高很快，在老年大學的專門老師指導下，經過幾年磨練，有高的很快，達到參展的水平，有的作品還見諸報刊。老黎就是他們中的一位，他是老北京，生長在溫榆河畔，讀過私塾，喜愛詩詞，自詡「溫榆後人」。平日他除揮毫習字外，還以作詩為樂，常為攝影佳作配詩。他送給我的條幅，落款字「家久」，來自古聯「忠厚傳家久，詩書繼世長」，很有幾分古韻。

，匯成如玉似雪的花海，白得令人心醉。朝露附着在花蕊上，把梨花滋潤得更加柔潤嬌媚；成群的鳥兒在花枝間翻飛，婉轉啾啾；勤勞的蜜蜂在花叢中飛舞，嚶嚶嗡嗡。

梨園是一副濃淡相宜的寫意水墨畫，梨花是一首意境悠遠的古典詩詞。

漫步梨園，品賞梨花，你會感到神清氣爽、胸懷頓開，一切的煩惱、一切的愁怨，一切的焦躁和疲憊，一切糾纏於心的失落和不快，都將隨着悅目的色彩而化解，都將在清新芬芳的氣息中飄散。「佔斷天下白，壓盡人間花。」這句詩描寫出了梨花的風骨，最惹家鄉人喜愛。我吟誦着、品味着、思念着、盼望着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……

哦，家鄉的梨花，你是這般多情、柔美、典雅、靚麗，讓我如何不愛你！

客應懸掛的另幅畫作

客應懸掛的另幅畫作《清香溢遠》，是著名畫家王成喜的作品。王成喜擅畫蟲鳥，尤精於畫梅，人稱「梅花王」。他曾在日本、比利時、俄羅斯、伊朗、土耳其、波蘭和香港、澳門等地舉辦過畫展，轟動當地。他曾在台灣舉辦畫展時，對梅花情有獨鍾的蔣總統曾前往觀展，翹起大拇指稱讚「王大師為中國爭得了榮譽」。王成喜說：「我畫梅為樂、為志、為精神，將蔣總統先生如此崇向梅花之精神，」他在首爾舉辦畫展時，參觀者每天擠滿展覽廳，幾幅梅花佳作當場被觀展者買去。他離開韓國前，特派使館看畫，把《清香溢遠》送給我。一叢叢梅花，盛開在挺拔的枝杈上，讓人好像聞到淡淡的香氣。

年逾七旬的老友老黎，知道我們夫婦喜歡書畫，近日特送來他書寫的一件條幅，錄的是朱熹的膾炙人口的詩文《觀書有感》：「半畝方塘一鑒開，天光雲影共徘徊。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」老黎自幼喜愛書法，平日以習字為樂，研讀古詩亦頗有造詣。我們將這件很好的條幅懸於室內，確實增輝不少。

十幾年前我們遷入新居時，把幾件珍藏已久的字畫分別掛於室內，其中趙樸初的墨寶掛在客廳。那是一九九二年九月我出使韓國後最早得到的一件珍貴禮物。當時趙樸初應韓國佛教協會邀請訪問韓國，受到高規格接待，盧泰愚總統會見了他。趙樸老鶴髮童顏，待人謙和有加，訪問一路不辭辛勞，在正式活動之餘，不停作詩寫字，特別是到達韓國最南端的濟州島，看到旖旎的熱帶風光，更是詩興大發，遂作詩《遊濟州島》一首，並書寫成條幅留給我們：「層層烽火人閑，恍覺身同月在天，坐待晚霞明一線，無邊海色湧胸間，傳聞徐福此經過，欲見遺蹤仰薛蹤，何日更求回日取，明珠仙露濟州多。」親朋好友來家小坐，對這幅墨寶每每讀不絕口。